

杨大群 ● 著



白血山庄建筑奇巧，造型别致，既保留藏式风格，又吸收了西方建筑特点，从楼座到顶尖都是用白色的石块砌成，棱角轮廓分明，楼的基座是一排排雕刻的莲花，石柱上也都刻着各式各样的雪莲花。但正面的三座大门又是一种造型，从门框到门槛，都是排列整齐的白色骷髅，镶嵌在洁白的玉石里，让人走到门前都会毛骨悚然。楼的后山是很高很陡的黑色岩石，与白石建造的雕刻楼群恰成对比，远看去这座白石雕刻的山庄楼群又像是个摆在山坡上的洁白的大骷髅。这座雕楼已有二百多年。老庄主和他的父亲都是当年抗英的斗士，他的山庄在英军入藏时，首先反抗，最后山庄农奴被杀光，老老庄主也被杀，现在老庄主逃脱被杀掉的厄运。英军被赶走后，他修下这座白血山庄。他从被杀死的农奴中和英军的尸骨中由专人认出藏族人的骷髅，他用铁榔头锤打一下，不破碎的才是藏族人的骷髅，他说：“藏族人的骨头是硬的。”同时他为了永远记住这些抗英勇士，骷髅是白的，他认为藏族人的血也是洁白的，才把山庄叫“白血山庄”，另外一层意思是要永远记住抗英勇士的血不会白流，后人听了并不产生恐怖感，而会肃然起敬。

白血山庄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白血山庄

杨大群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杨大群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血山庄 / 杨大群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313-3720-1

I. ①白…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2178 号

白血山庄

责任编辑 王维良

责任校对 于文慧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75mm×250mm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17.25

印 数 1—5 000 册

插 页 2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新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720-1

定价: 2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6533311

contents

- 十 三 鹰爪崖夜长梦多/102
- 十 四 从盘蛇岭到鹰爪崖/111
- 十 五 “唐卡”画剑鞘各归原主剑柄下落不明/120
- 十 六 冲破堵截回山庄/135
- 十 七 悲欢离合骨肉情深/146
- 十 八 庆满月山庄遭劫难/156



晚 辈

- 十 九 两阿妈错调儿女/167
- 二 十 断云崖奇袭匪兵/172
- 二十一 思亲人情系养子/179
- 二十二 育孤女落入虎口/187
- 二十三 沙漠脱险/198
- 二十四 母子情深/205
- 二十五 蓓蕾初绽的雪莲花/216
- 二十六 放单飞，莲花在蓝天开放/225
- 二十七 大型客机穿越“空中禁区”/236
- 二十八 两母亲相遇在拉萨/250
- 二十九 庆团圆汉藏一家亲/260
- 三 十 尾声/269

前 奏 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两个月，从首都北京开出一列代号9002的专列，在历史称为京奉铁路线的京沈线上极其神秘地奔驰着。沿着路基两旁，解放军岗哨林立地保卫着。列车穿过山海关，就大雪飞扬起来，哨兵们身上落得厚厚一层雪，他们一动不动，像铁壁铜墙一样平稳。当列车在沈阳车站给车头加水时，东北三省的高级官员齐集在沈阳火车站月台上，他们先后上车向国家主席、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毛泽东问候，因为特级保密火车沿途除了加水停车，就不再见任何官员了。

载着毛泽东去苏联祝贺斯大林七十诞辰的专列飞快地在祖国北方辽阔大地上奔驰。大雪纷纷扑打着车窗，车厢里温度适宜，车厢外气温低得使厚厚的双层玻璃窗挂着美丽的窗花，毛泽东特别喜欢雪，他写过许多赞美雪的著名诗词，此刻他不时地拉开窗帘看看，警卫人员就不时地用绢布擦着窗子。由于大雪的关系，毛泽东情绪很好，他看着大雪覆盖着的大地，不时地点着头，手指有时在桌案上有力地空写几下子，但他没有即兴地欣然命笔。他有生以来这是第一次出国呀，可能要打破一些往日习惯。后来他连着抽完两支香烟之后，像思考事似的微微地闭上眼睛，秘书悄悄地铺好睡铺的被褥，小声地说：“主席该睡觉了。”毛泽东问了句：“车行千路，这是行在哪个地方了？”秘书说：“内蒙大草原。”他扶着毛主席躺下，往日毛主席会眨眼工夫就睡着了，他的老习惯是白天睡觉，彻夜工作。

可是今天他极其特别了，他刚躺下身子又坐起来点上香烟吸几口说：“把西藏材料拿给我。”秘书知道毛主席的习惯，凡是他办公桌上放着没有叫撤下的文件，出发时都要带齐全。毛泽东下手很重地把材料翻动得哗哗响。他这一天几乎没有睡，可能是内蒙大草原这茫茫的大雪，把他的思绪带到历来是我国领土一部分的一百二十万多平方公里土地的西南边疆西藏。它和邻国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接壤，这里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在地理位置上十分重要，是中国大西南的屏障。他极为关注西藏的解放，他关心着农奴的命运。西藏是个政教合一的领主庄园式的封建社会，农奴主阶级（贵族、官家、寺院）三位一体的统治集团，政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广大藏族劳动人民在农奴主的残酷统治下，生活极其悲惨……毛泽东把头靠在沙发上，他微微地闭一下眼睛，他不是休息，而是顺

着思路回到18世纪末英国侵入西藏后，长期勾结控制着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企图变西藏为殖民地，对西藏人民屠杀压迫更加残酷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了，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胜利时，以大扎摄政为首的西藏反动势力，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策划“西藏独立”，加紧扩军备战，除了将一部分藏军部署在阿里、黑河（那曲）地区外，主要兵力置于昌都地区，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西藏反动统治集团也妄图趁国民党政府覆灭之机，想尽办法使西藏断绝与祖国一切联系，一方面国民党残存下的反动兵痞，想在乱时大捞一把，四处抢掠。另一方面英国、印度、尼泊尔等国进行所谓“友好访问”西藏，表明西藏要“独”立。中央政府授权新华社发表社论，揭露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表明中国人民解放西藏的决心。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各界人士多次协商：“西藏是一定要解放”，这是没有异议的。但时机的选择上颇费踌躇。无非是军事的和和平的两种方式。显然和平解放是上策了，但是，这需要时间做工作。

毛泽东一页页翻动着西藏的材料，还打开西藏地图看着。秘书几次走过来，看着桌上摆着的饭没有动筷子，烟也没有吸，就低声地提醒道：“主席，该吃饭休息了。”毛泽东皱紧眉头说：“放一首乐曲吧。”秘书看车厢外大雪茫茫，请车厢广播员播一首笛子独奏曲。毛主席边听边用有力的手指指给秘书看材料说：“西藏同胞太苦了，他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们该行动了。”其中有一段是写着：“反动的上层宗教和农奴主，残酷地用少女的小腿骨做笛子……”此刻的毛泽东看着车窗外大草原上翻腾的茫茫大雪，他一摆手，秘书在案头把笔墨纸砚准备好了，毛泽东拿起大笔一钩，把他萌生在脑海里解放大军进军西藏的壮举描绘出来了。当火车到了满洲里时，他大笔一挥写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命火速发回中央。

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中央党政军和有关方面已经制定出解放西藏的方针大略。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等领导按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筹划解放西藏之大事。毛泽东接到班禅堪布会议厅发出的“速发义师，解放西藏”的电报。毛泽东在电报中提醒彭德怀：“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为解决西藏问题做准备。”

藏军调兵在昌都对阵，死心塌地地要搞“西藏独立”，看来不打一下不行了。毛泽东还是希望和平解决，只好以打促谈，以打促和了。毛泽东在给第二野战军司令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下命令进军西藏时，还发出要团结整个藏族同胞，团结达赖、班禅两个集团，还要和平解决西藏的指示。当年18军久经战场的军长张国华，率领全军向极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极残暴的西藏反动统治宣战了。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仁义之师所到之处，仔细地宣传贯彻党中央的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苦难深重的藏族同胞，舍生忘死地出来接应；解放军英勇善战，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不负刘、邓首长的重托，历尽千难万险，指挥大军攻下昌都，给顽

固的藏军以痛击。藏族上层瓦解了，大军开进拉萨，西藏大多数上层统一了和平解放思想，下层欢呼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这时在边远地区少数藏族贵族，由于逃到那里的残匪搅混了水，一时还没有走上和平解放的道路。张、谭二位首长亲自挑选精兵强将，组成特别的不算小的一个营兵力和小分队去深入宣传和平解放西藏政策。《白血山庄》描写的山庄主人公几辈都是反英的勇士，他的儿子少庄主是位研究西藏矿藏的博士，刚从英国千难万险地赶回祖国。张、谭二位首长特别交代要处理好白血山庄的一切事情。在执行任务的小分队中，武彦担任队长，岳梁山任教导员，小分队出发时，大雪一场接一场下个没完没了，把白血山庄地带埋在大雪下边了。

引子

一 工作队穿过狼嘴谷

故事发生在西藏和平解放的前后。

这天从早晨就纷纷扬扬下起了鹅毛大雪，整个天空和大地都被大雪搅混在一起，山路上到处是狼牙交错的大小山冈，平时常见的野树枯藤也被大雪淹没了，人们行走在这山路上遇见一个动物，也跟遇见人一样亲切。眼下被大雪盖上的地皮，好像一伸脚就会落入陷阱。就在这“千山鸟飞绝”的山路，一支赶往边疆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小分队艰难地行进着，他们二十几个人骑在马背上紧紧地裹着皮大衣，头上的皮帽用白布单子缠上，眼上戴着防雪盲的墨镜。这些经过训练的马慢悠悠地朝前走，好像前面是断崖、陷阱也会自动地跳离，马背上的人似乎各有各的心事，警惕地观望着周围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好像他们天生都是不怕困难的人。

这支人马是进藏参加和平谈判的工作队同志，此刻在西藏大多数地区已经接受了和平谈判，但是在边远地区党的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还没有解决问题的地方，工作队派出精锐小分队来工作。走在前头的是警卫员宁小奎，他长得五大三粗，腰间的转盘子弹袋上插把盒子枪，背上的大枪像长犄角的独角龙，不时地颤动着。在他马后是向导大胡子藏族老乡，紧挨着的是有说有笑的工作队长武彦，不时发出哈哈的笑声，好像是和扑面落下的雪打招呼：“我们来了。”在他身后是参谋郑铁树，一个宽脸膛，胸有成竹、干事麻利的人，好像肚子疼似的把匣枪顶在胸前。最后边是政工干事向远明，细长挑儿身材，老是抿嘴唇，雪花落在嘴唇上没有融化，好像把两片嘴唇给粘住了一样，让人看上去是个不爱说话的人。他是这队行进人马当中到过白血山庄的先头使者。他和白血山庄的古怪老庄主和开通的少庄主都有过一次接触，可以说在谈判路上铺下了第一块砖石。他是个精细的人，对各种复杂的环境，复杂的对象，都有他独自の见地和分析，但从轻易表态。就拿脚下的这条路来说，他来回走过两次了，要是没有前边的向导，他这曾经当过侦察兵的人，也不愿一个人做出决定。虽然他见过白血山庄的少庄主，但双方言谈不多，了解不够，表面上看少庄主不是恶人，他出生在剥削阶级家庭，可是腔子里的心肝谁看得见

呢？这使他一路上更加沉默。这时他们离开驻地，已经在风雪中走大半天了。身上的皮大衣冻硬了，一点也感不到暖和。皮帽下面露出的脸，冻得生疼，但他们考虑到此行的任务，心头就比火炭还热，都盼望着这次去白血山庄赴约能取得预期成功。昨天，藏族向导几次看着雪山顶说明天又是个大雪天，建议是否休息一天，等风雪小了些再走。队长武彦考虑到任务紧急，不在中午以前赶过山脊，就有雪崩的可能，如果贻误了时机，工作队和老庄主商定好的时间就会落空，影响谈判日期，后果就不堪设想，何况白血山庄的老庄主是个非常固执的人，他给工作队的信中就提到要工作队在约定的时间参加少庄主为女儿庆满月，老庄主选择这天与工作队见面是有他的理由的，一是表示他尊重汉族这个风俗，二是选择这个喜庆的日子气氛和谐，如果误了这个良辰，老庄主也许会改变他的主意的。想到此，武彦队长决定冒雪行进，要准时到达白血山庄。

一路上，武彦想得很多。为了盼来与老庄主直接见面，足足等了三个半月。既考虑到老庄主是西藏的一个头面人物，有身份、有地位，能同意与工作队直接会面交谈已经很不容易了，何况他儿子少庄主又是从英国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他说服老庄主才促成这次会见。为了这次会见，昨天的工作队会议一直开到下半夜，政委和武队长在商量怎么说服老庄主不要听信藏族上层顽固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匪帮的挑拨，回到民族大家庭来。一时看，这位老庄主很顽固，在少庄主回来之前，他对谈判一直不积极，说是还没有到天意应允的时候，这便使全面的和平解放西藏的进程受到阻碍。同时有一股土匪和国民党残余匪帮，在这一小块地盘上盘踞勾结，拦路堵截我工作人员，杀人抢劫，搅扰老百姓，使群众不敢接近工作人员。

根据工作队的分析，认为白血山庄老庄主虽然很顽固，但他没有同土匪和国民党残余匪帮相勾结，说明他还有识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如果以政策去感召他，会使他回到祖国大家庭来的。但是如何能接近他，向他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呢？一时还难找到机会。工作队最近才弄明白，老庄主迟迟不愿与工作队接触，是在等他的儿子从国外回来。

白血山庄老庄主名叫罗扎次登，是当地一位有名人物，祖上就是世袭庄园主，世代都是这一地区的统治者，虽然不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但他拥有上万顷土地，上千的农奴。山庄是祖上留下的，经过世代修葺，越显得宏伟华丽，传到老罗扎这一代更是兴旺发达。他在西藏不但拥有富豪家产，在英国伦敦也有一幢富丽堂皇的别墅。但他把山庄名称的“血”字改成奇妙而又美丽的“雪”字，称作：“白雪山庄”。早在西藏解放前，他的大部分财产就转到英国伦敦他独生儿子小罗扎手中。据说财产数目惊人，够他儿子生活几辈子。这个建造在伦敦郊外的“小白血山庄”是仿照国内的修法，西藏的样式，室内的陈设也是按西藏的习惯装置的，不同的是在大厅里多了一组唐卡画。

老庄主宗族意识浓厚，他不让他的儿子另起名讳，仍叫罗扎。小罗扎在伦敦一所大学毕业，由于他聪颖好学，获得地质采矿博士学位。有人说他是个书呆子，也有人说他很平庸，可是这个人却精明能干，胸有城府，善于冷静思考事物。虽然他不善言词，但能明辨是非。他对长辈很孝敬和尊重，他与父亲老罗扎所不同的是，他不固执，尽管他在伦敦的生活条件很好，但他热爱家乡，他常对周围的人和家里的佣人表达，他的家乡不是伦敦，而是西藏，因为那是他出生的地方，祖祖辈辈都在西藏繁衍生息，有朝一日能返回西藏，他会把他的一切献给家乡。小罗扎身边还有个很了不起的妻子，她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能双手射击，马上马下都有一套本领，原本是罗扎少爷身边的一个伴读侍女，是小罗扎在赛马场上爱上这个出身寒微的女子的。小罗扎在伦敦就学期间，这个侍女深得主人喜爱，而后被娶为妻子。他俩的结合使老庄主很生气，认为这个侍女不配做他的儿媳，他曾经向儿子宣布：这桩婚事不予承认。

当西藏要走上和平解放道路的时候，有不少土司和庄园主，在国民党残余匪帮逼迫和利诱之下，带着家属和财产跟着瞎跑。可老罗扎却按兵不动，他对别人总是摇着头说：往后看看老佛爷怎么安排吧。或者说：我老了，我生长生活在这个白血山庄，死也要死在这块故土上，我什么人都不相信，只相信我自己。听了老庄主的话，听者也不感到奇怪，因为老庄主为人固执，不苟言笑，至今谁也不知道少庄主的生身母亲是谁，老庄主为何独自一人守着这个古朴、阴森的白血山庄？虽然风闻老庄主曾与一“下贱”女人有过一段风流史，但谁也不知道她以后的下落……

老庄主是人，是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只不过他是个执拗而孤僻的人，别人想得到的他想得到，别人想不到的他也想得到，比如在他把大量钱财送往伦敦的同时，又很认真地准备了一口一千多斤重的石棺，用又粗又长的铁链吊在他家用来折磨农奴的水牢上边。这水牢深不可测，淹死过反抗他家祖规的农奴，这水牢通向整个山庄，传说庄楼所有的明室暗道都通地下泉眼，遇有灾难，会溅出水来，发出山崩地裂的轰响。这些是真是假，谁也无法分辨。当老庄主得知儿子和侍女结婚的事之后，一气之下，竟一个人躺进石棺里过了一天一宿。后来，老庄主又听说儿子的妻子怀了孕，更是怒不可遏，准备派人通知小罗扎断绝父子关系，后经老佣人百般劝阻，老庄主才决定让儿子带着妻子回来，亲自观察这个媳妇够不够资格成为“白血山庄”未来的女主人，并叮咛儿子一定要把未出世的孩子带回白血山庄来生，他要目睹后辈人的出世，才决定小罗扎是否能成为白血山庄的继承人，不然，他就认为小罗扎违背祖训，不配做死去的祖宗的后代……

武队长在马背上陷入沉思……

根据武队长掌握的情况：小罗扎接到父亲的信后，便带着有孕的妻子回到了西

藏的白血山庄。当小罗扎抵达山庄后，就收到了许多恐吓信，说他不该返回祖国，回来后不要过问政事，不要轻举妄动，见到老庄主后从速返回伦敦，其中几封信还装着一枚子弹，一把匕首和一节牛尾。小罗扎看过了这些信和凶器后，并未惊慌、恐惧，他想到自己回到故土同亲人见面，是一个远方游子的一片孝心，是天经地义的事，至于参不参与什么政治活动，那是个人的事，何况此次回乡之行纯属亲人团圆，什么国民党，共产党，都与自己无关，即使对当前正在酝酿的和平谈判，也要作个具体分析，合乎西藏人民的利益，能维护自己的利益，作一次试探性的接触又有何不可呢？基于这些思想，小罗扎才劝说父亲通知工作队在孙女满百天这一喜庆日子在白血山庄见面，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外人做文章，说老庄主有意同工作队进行政治活动。

白血山庄发出的通知，很快就被盘踞在山庄周围的一小股国民党残余匪徒知道了。这些匪徒除了紧缩白血山庄的包围圈外，还派出一些匪徒在工作队通往白血山庄的途中设下埋伏，伺机向工作队狙击。

工作队早已料到国民党残余匪帮的阴谋，因而趁大风雪天气迅速地向白血山庄进发。为了避免与匪帮遭遇，武队长率领这支人马，迎着风雪彻夜前行。到了第二天清晨，人和马仍然裹在狂风暴雪里，往前走好像在逆风中旋转，一阵风卷过去，一拨雪又卷过来，远处的雪山像顶顶银冠嵌在半虚空，无穷无尽地忽隐忽现，人马艰难地在雪窖里行进。

宁小奎此刻好像被大片子雪压得脖子都弯了，他走着突然问道：“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偏偏叫‘白血山庄’？这‘血’和‘雪’多么别扭劲儿。”

武队长把帽子上的积雪拍打掉说：“喂，这个字可不简单，这个‘血’字，我听政委讲这可代表爱国思想，你到那里就会明白过来了。”

大胡子藏族向导，好像两耳被大雪团塞住了，他根本不听别人在讲啥话，使劲地策马前行。调皮的警卫员宁小奎总想走在前头，但都超不过向导的步伐。走在向导后面的武队长等人一身裹着白雪，宛如尊尊雕塑，但都目光炯炯，环视着周围的一切，似乎一片落叶掉下，都会引起他们的警惕！

队伍进入一个峡谷。这峡谷十分险恶，两片耸立的石壁像刀削过似的，造形活像野狼张开的嘴唇，越往里走越窄，仿佛进入两排牙齿之间。这时，风刮得小些了，可是峡谷里的奇寒，周围的险境，给人一种恐惧的感觉！这时，武队长下令一齐枪下肩，弹上膛，以防不测。他用衣袖抹掉眉毛上的积雪，哈了一口气，看了看手腕上的表针，猛地惊了一下，感到时间越来越紧迫了，如果不能按时赶到白血山庄，不仅不能完成任务，还会引起罗扎父子的猜疑，产生不信任感！他扬了扬马鞭，给向导递个快走的信号，让队伍尽快通过这危险的峡谷。这时，警卫员和参谋都把盒子枪压在腿骨上，准备对付一切突发的情况。走在前头的向导忽然摇动几下

马鞭，暗示后边的人紧贴石壁，利用地形地物掩护自己，意思是只要钻出这片“嘴唇”就能脱离危险。

“唉儿，唉儿”，向导的马突然发出嘶叫声，随着打了几个趔趄，险些把跟在身后的警卫员宁小奎的马挤进石壁缝里。好在这匹马训练有素，猛然地往旁边一闪，弄得一株枯树上的雪花洒满宁小奎一身。机警的郑参谋和向干事很快地握紧扳机，勒紧马缰，准备应付眼前发生的突然变化。武队长一边勒住马，一边警觉地注视着前边狼嘴峡谷的动静，他轻声地问向导：“还有多远才能走出峡谷？”向导答了一声“快了，很快就会走出峡口”。正说间，向导似乎发觉了什么，指着前面路边，喘着气说：“队长，前面像有人埋了什么东西，马才惊慌不敢前进。”向导是个赶过牦牛的小商贩，对白血山庄这一带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这次给工作队带路是他自觉自愿，认为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不仅对西藏有好处，也会给他带来好处。他也知道当向导是一个危险的差事，搞不好会丢掉性命，但他想到工作队的同志都是远离家乡和亲人，为了和平解放西藏，不顾生命危险来到这个荒凉的地方，忍饥挨饿，跋山涉水，自己还有什么顾虑的呢！想到这些，他就觉得向导的责任重大，所以凭他的机警和责任感，对眼前出现的一切都很敏感，他指着前面隆起的雪堆，凭他的经验判断，埋的时间也有一天一宿工夫，雪堆上的积雪很厚，雪堆周围踩过的脚印都被大雪埋平了。他跳下马，握紧腰间的盒子枪，迈步走向雪堆，脚下踩出的雪窝子足有一尺多深。

警卫员宁小奎灵敏地从马背上跳下来，端着盒子枪踉跄地跑着，边跑边喊：“队长，你，你停下……”跟在后面的参谋郑铁树，端着枪环顾四周，以防意外。政治干事向远明骑在马上镇定自若，似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会处之泰然。这时警卫员宁小奎踩着齐膝深的雪，奔向隆起的雪堆，迅速地抬腿猛踢雪堆，踢得雪花飞扬起来。

大胡子向导赶忙上前大声喊道：“别踢，谨防地雷！”“这时，向导猛然想起国民党残余匪帮曾经在这一带埋过地雷，炸塌过道路和山洞。

宁小奎并没有踢响地雷，却踢出一双人脚来，他神经一紧张，手指一抽搐，盒子枪扳机扣动了，砰——！枪膛里飞出的子弹打在坚硬的石壁上，冒着一股白烟。他继续踢了几脚，雪堆里露出的是一双黄头军皮鞋。马上同志几乎同时跳下来，扑到雪堆跟前，疯狂地刨起雪来，先刨出的是两个警卫员，接着是工作队的政委，最后刨出的是藏族向导。他们身上的衣物几乎被扒光了，武器也不见了，身背后的雪上只留下殷红的血迹，看得出是用枪打死的，积雪下还留有大片的脚印和马蹄印。

武队长两条竖眉毛拧成一条线，上下耸动，内心十分痛苦，心想，政委是打前站的，相隔才几天，怎么就会牺牲在这狼嘴峡谷里了呢？他脱下军帽，跪下一条腿为政委擦着脸上的雪，其他人也随着跪下，默默地为死去的战友擦雪致哀。

参谋郑铁树站起察看四周，竖起眉毛说：“杀害我们同志的坏蛋是朝北逃

跑的。”

“我们一定要捉住杀人的凶手！”宁小奎拔出盒子枪，脸蛋上的肌肉剧烈地抽动，转脸对武队长说，“队长，咱们一定要给政委他们报仇！”接着，眼泪在紫红的面颊上淌了下来。

参谋和干事的目光，一齐落在武队长的脸上，急盼队长拿出主意，尽快离开这危险的峡谷。

武队长回忆起几天前的一个夜晚和政委密商的情景。政委临行时还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次一定要亲自会见白雪山庄的少庄主不可，工作的突破就在少庄主身上……”可惜政委没能如愿以偿，这一重大任务将落在自己身上。他说：“我们赶快动手，给牺牲的同志培个大雪坟吧！”他们几乎是连爬带滚培出个大雪坟。武队长急忙走到向导跟前：“我们要在明天天黑之前赶到白血山庄，一刻也不能延误。”武队长斩钉截铁的话语就是命令！

向导回过身子，用疑虑的眼光看着队长说：“从狼嘴峡谷到白血山庄还有两天途程，这样大的雪，说什么明天也到不了。”

武队长环顾一下大家，说：“夜行军！”说罢，召唤大家把几具尸体掩埋在峡谷的石壁边上，用树枝做上记号，便于今后搬运。

一行人飞身上马，争取时间尽快闯出狼嘴峡谷。这时风雪越来越大。向导走在队伍前头，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口中念念有词，双手合掌念着真经，似乎一切祸福都操纵在佛爷手里。

多话的警卫员宁小奎感到不顺心，赶到向导面前说：“你嘴里念了些啥？”

“我说，他们要升天了！”向导回答。

“升什么天？”警卫员问。

“是神鹰带他们升入天堂。”

“到了这个时候还说笑话。”警卫员白了向导一眼。

“真的，我们藏族就是这个风俗。给好人念个真经，死者就会升入天堂。”向导一本正经地回答。

武彦队长猛劲打马往前冲，可是在他头脑里不断地出现政委的模样。政委参军前是陕北农家娃，后来参加抗日战争，长期在战场上。在入藏之前，政委和武队长说：“回家探次亲，在黄土高原坡上，相遇一个背一捆山茅柴的女人，身后跟着个娃子，我从走路认出是自家婆娘，便迎上前说：‘娃他娘，我来给你背柴吧！’婆娘听出男人的声音来，柴捆从肩上滑落地上。半晌说：‘娃，这是爹呀。’可是娃儿躲在娘背后不认爹。我把身后匣子枪一转，背起重重的柴捆，迈大步往前走，婆娘把娃儿塞在我怀里，孩子才抖着嘴唇叫出声来：‘爹！’……”

武队长想到他和政委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大军时，在十八军动员大会上，军、

师首长决心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不怕艰苦困难，不怕流血牺牲，完成任务。记得军政委谭冠三宣誓说：“……为了解放西藏，为建设新西藏，我见马克思时，要把尸骨埋在西藏……”他和政委都激动得流下了泪水。此刻武队长想着牺牲的政委，他两眼泪水和雪花凝成冰珠儿。他不住地给马加鞭，带着一行人马，一股劲穿出了狼嘴峡谷。大家都长舒了一口气，回过头再看看走出的峡谷，真像一只伸长脖子的饿狼，无可奈何地看着这一支吞噬不了的人马。

心事重重的武队长，带着一支人马又翻过一座馒头似的山，过了山便是一条低洼的河谷。河谷两岸有两块平川地，长一些的地段长满高大的树木，短一些的地段是河滩，上边铺满了石头蛋子，人工砌的石头坝，像一条无头无尾的长龙，“长龙”的两侧是两道石埂子，这是为了河沟涨水时挡水溜子的。再往前走，有座像屏障似的山迎面耸立，山形像五根手指头，向导告诉大家这是有名的佛掌山。绕过此山便看到一座尖顶寨楼，这就是白血山庄的真面目了。两天两夜的艰苦行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尽管山庄已出现在面前，但还要翻过一道山梁才算到庄口。

就在队伍要走下山梁时，忽然一只特大的鹰雕，从他们头顶上飞过去，活像一片阴云掠过头顶，脑后掀起一阵凉风，越飞越低直向白血山庄扑下去了。就在这一刹那间，老天又降下了鹅毛大雪，山峦、小溪、寨楼都在大家面前消失。人们提一提衣领，紧一紧皮带，不让寒风侵入肌肤。武队长此时百感交集，紧皱双眉，让大家缩短距离，握紧枪柄，随时准备应付突然情况。

参谋郑铁树已经把盒子枪拔出来顶上子弹，又迅速地抽出马刀，做好战斗准备，因为他们早已知道在白血山庄的附近时有国民党残余匪部出没，不做好准备，随时都会吃亏的。

政工干事向远明向来都很镇静，但在此时此刻无法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因而他也紧握枪柄，做好一切准备。

警卫员小宁聪敏机灵，他随时贴紧武队长的马，并随时轻声呼叫着队长，生怕队长发生什么意外。

大胡子向导仍然念念有词，不知是在祈祷神灵还是在诅咒那些作恶的匪徒。

天公似乎在捉弄人们，刚才还是满天飞絮，现在又忽然晴朗，眼前又清晰地出现巍峨的尖顶大楼，光滑得一片雪都不沾，整个白血楼群此刻像火山口喷吐着火。但楼的大底座是无比的坚硬的花岗岩石垒的，在远处看它还是那么洁白，还是那么坚硬，在大火中它没有崩裂一块，活脱脱像坐在山颠上身披白衣的老人。

武队长忽然勒紧马缰，环视四周动静，似乎一只苍蝇都休想从他面前飞过。他在思索着什么，大家都在注视着他。向导莫名其妙地上前询问：“队长，怎么到了这里又停住呢？到底进不进庄？要不进庄，掉头还来得及，我还能把你们从河谷口带领出去。”他见队长没有回答，又接着催问：“是进庄还是返回？”武队长看了大

家一眼，断然地说：“进庄！”

向导像是发现了什么，惊异地说：“这山庄好像被大火烧过，你们看庄后面还冒着烟哩！”

武队长早已看出了山庄周围发生的一切，回头问大家：“你们看山庄里还会有人吗？”

参谋郑铁树和干事向远明相互看了一眼，说：“庄里一定有人，说好的在这儿与两辈庄主见面，少庄主是个开明人士，一定不会失约。”

武队长点了点头后又说：“焚烧庄园一定是国民党的残部所为，他们想借此威胁庄主，阻碍与我们见面，他们做贼心虚，只放火烧了后院后就逃跑了。”

“凭我们的经验，这帮匪徒跑得并不远，也许潜藏在阴暗处注意我们的行踪。”郑参谋补充着说。

“对！我们还得提高警惕，不让这帮匪徒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向干事也提出他的看法。

警卫员小宁不揣冒昧地抢着说：“我们先拉开距离进庄再说，遇上他几十个匪徒，我这支盒子枪就可派上用场了！”

一只大雕又从武队长他们头上飞过。

向导指着飞过的大雕，对武队长说：“我看庄子里已经没人了，我们尽管进去。”

武队长向大家挥手，互相拉开距离。向导在前，武彦随后，其余人员分作两组，一组向左，一组向右，搜索前进。

二 大雕爪下托婴儿

山庄里的火快熄灭了。农奴们用石头垒的房子的茅棚，大部分被火吞噬，留下的大树也只是大火燎得光秃秃的老树身子，各家相通的石头小路，弯弯曲曲，有的只留下基石和土皮。人和牲畜都没了，只有烟和火，真是惨不忍睹。农奴们跑上山坳去避祸。

武队长一行人见此情景，都气得眼冒金花，忘记了一切危险，直向后院冲去。只见庄园中一条通道上护庄园的庄丁留下了遍地尸体，有的半露着身子，有的全被大雪覆盖，还可以依稀地看到殷红的血迹和刀痕。武队长一脸铁青，两个拳头几乎要攥出水来，切齿地叫了一声：“太狠毒了！”他回想只有在抗日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才见到过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匪徒像这样凶狠毒辣，谁能料到今天又看到这样的场面。他刷地抽出马刀，使劲在空中舞了几下，高喊：“同志们，我们一定要追杀这些万恶的匪徒，为无辜死者报仇！”

武队长一行人查遍了庄园的每个角落，都未见到一个人。但他们围着这一块巨

石雕的花岗岩巨柱，火烧后的巨石分外光亮，一时都看不出门窗来。本来这次来白血山庄是为与两代庄主见面，谁知敌人已先走一步，既伏击了工作队的战友、政委等人被杀害，又烧毁了老庄主的庄园。这伙匪徒是有组织、有预谋地企图阻碍工作队的安排计划，使中央与西藏的和平谈判受到影响，如果这次不能与两代庄主见面，今后工作队就无法展开工作。想到这儿，武队长决心全力追杀匪徒，使当地百姓免受其害。正当他们勒转马头上路的时候，忽然从背后掀起一股凉风，一只凶恶的大雕迎面飞来，众人飞快闪过。说来也怪，这只大雕总是在人前飞来绕去。忽然向导发现大雕爪上挂有东西。人们定睛一看，在大雕钢钩似的巨爪上，缠着一个皮袋，皮袋的一角露出一个药布单子，似乎还听见单子里有婴儿的哭声。武队长回头惊奇地问警卫员：“听到没有？皮袋里有婴儿在哭。”这时，众人都在注视着这只大雕的动向。

大雕在空中打了个盘旋后，径直朝庄外的河谷飞去。皮袋轻飘飘地在大雕的爪上摇动着。

警卫员宁小奎横住马头，对向导说：“你是当地人，你说该怎么办？”

向导勒住马缰，嘴里不住叨咕着：“大雕是神，它要把人引上天，谁也没有办法。”说罢，他把两手捧到额头，嘴里念念有词，好像大雕就是神，他正向神灵祈祷保护婴儿平安升天。

此刻，每个人对眼前出现的情景都无可奈何，一时想不出办法来拯救这孩子。警卫员小宁心急如焚，他拔出盒子枪，瞄准大雕，眼看就要扣动扳机——

“不要开枪！”武队长厉声喊道。他知道用枪打中大雕，是不遵守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不能打死藏族人民心目中的“神”；大雕如被打中，孩子一定会摔死。他上前止住宁小奎：“不要乱动，我去救这小生命！”说完，跳上马背，飞也似的冲 toward 大雕飞去的地方。这时，雪在飞，风在叫，武队长的马跨过山冈，蹚过河水，随着大雕飞去的地方紧追不舍。心里暗想：大雕呀，你休得逞强，我一定要从你的爪上救出这小生命。

这大雕傲气十足地盘旋下来，爪上还抓着那个皮袋，两只大眼不停地在滚动，似乎感到有人在追它，暂停一阵，又向高空飞去。

武队长打马紧追，不时举着双手好像去托大雕翅膀下的皮口袋，又不时举双手召唤大雕，在向大雕求情。

大雕由高空降低下来，直飞变成了盘旋，好像在想：你们动刀动枪吗？要像烧山庄的强盗那样放火吗？我大雕是不害怕你们的，但大雕仍然紧紧地抓住皮口袋不放。

武队长好像此刻明白这大雕的心情，他骑在马上，高高地举起双手，他的力量好像能擎住塌下来的天空。此刻他睁大眼睛，就是雪山崩了，他也不会离开大雕的

翅膀。

此刻大雕滑翔下来了，而且嘴里发出尖尖的叫声，好像说你是条好汉子，我服了你呀。于是大雕像投物似的，在盘旋中把皮口袋扔下来了，就在这刹那间，武队长双手准当地擎住了从大雕双爪里投下的皮口袋，心里默默在说：“大雕，谢谢你呀！”

向导见大雕从天上投下皮口袋，跪下磕头说：“老佛爷，保佑呀！”他闭上眼睛。在武队长伸手去接从大雕双爪里投下的皮口袋时，也不由得闭上眼睛。

武队长打马走向同志身边，当他双手接住皮口袋刹那间，在马背上一缓冲的当儿，他体会出皮口袋里是个婴儿，此刻这小生命可怎么处理呀？这个藏家的孩子有千钧重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孩子偎抱在怀里，感到孩子在喘气。警卫员小宁赶忙支锅烧水，调麦面糊，让孩子美美吃一顿。参谋和干事扯起大衣为孩子挡风，向导不住朝灶里添干牛粪。这时天已黑下来，大家靠着岩壁围炉烤火。武队长聚精会神地思考眼前出现的一切，白血山庄被烧毁后，庄主未能晤面，国民党残余匪帮到处骚扰，政委一行人被匪徒枪杀，老百姓逃的逃，藏的藏，如今又中途救出一条小生命，未来的形势到底如何发展，心中全没有数，即使追上纵火杀人的匪徒，能否以少胜多，也毫无把握。想到这些，不禁联想到妻子许葳娟。

许葳娟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女同志，从小在藏族地区长大，这次随工作队来西藏两年，在工作队里任藏语翻译，因为等候条件成熟，拖延了这么长时间，在此期间，她同武彦队长结了婚。这次她没有随工作队来白血山庄，是因为她刚生儿子，还没有满月，只好留在工作队驻地。武彦队长触景生情，想到自己还没有亲自抱抱自己的孩子，此次却从天而降抱住另一个孩子。他此时的心情很不平静，这条小生命好像丝丝扣扣都连着他的心。

武队长解开皮袋里的花布单子，发现单子里还有一条粉红色的软布垫子，垫子两尖相对，像莲花瓣儿，一股温馨的气味喷入鼻孔。小生命就安适地放在这个软垫子里。软垫下面还放着一条藏族姐妹系在腰间的氍毹裙。小生命是一个像朵雪莲花的小姑娘，她正蹬着嫩藕一样的小腿啼哭。大家都说是朵雪莲花。

武队长思绪万千，面对眼前这个可爱的婴儿，不知应该如何处理才好。想来想去，还是决定让警卫员把这个孩子送给爱人许葳娟代养，或是找一家藏族老乡暂时收留，日后找到孩子的父母再说。他把警卫员小宁叫过来说：“小宁，我把这孩子交给你，如果附近找得到藏族人家就把她寄放在那里，找不到，只有托你把她送回工作队驻地交给你许大姐，我家也刚生个娃儿，只有一个奶头喂一个吧。不过，这条路很艰险，怕在路上遇到麻烦。”宁小奎不等队长的话说完，便拍着胸脯说：“队长，请你相信我能完成任务，不过，我回去见到许大姐该说什么呢？”武队长思索一阵后说：“就说我们一切都很好，开展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等住地固定后就去接她。这个孩子洁白如雪，又是在山庄地区出生的，就叫她‘雪莲花’吧。”大家都